“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

“红土地文艺”创作的“独特风景线”

□记者廖福玲

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经济领域的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级编剧舒龙创作的《封锁线上的交易》《贫穷的富翁》《赤都财魁毛泽民》三部电视剧作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多次播放，别开生面地从经济工作新层面开拓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领域新路子，被评论界称为“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

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难，而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经济领域的影视作品更难。当年曾有人问舒龙：干嘛老写这种费力不讨好的题材？凭你的才气，写武林小说、编爱情故事，不是轻而易举而又名利双收吗？而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是处在新老交替的时代，趁部分革命老同志健在，我们老区作家有责任抢救那些珍贵的活史料。著名文艺理论家、《人民日报》原文艺部主任缪俊杰为《赤都财魁毛泽民——舒龙影视剧作选》作的长序《呼唤“红土地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中说，舒龙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是那样执着，对革命老区人民的感情是那样浓厚，对艺术创作有如此独到的见解。他对开拓“红土地文艺”的追求，“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可以说，“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成为“红土地文艺”创作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七一前夕，记者专程采访了这位“把生命溶进了红土地”的耕耘者舒龙，倾听他讲述当年创作“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的感人故事。

舒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记者曾艳华 摄

敢闯禁区

1984年，电视连续剧《封锁线上的交易》由江西电视台摄制，这是我省第一部电视连续剧。

当聊到为什么当年会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经济领域的作品时，舒龙说，革命历史题材大有作为，有深刻的、积极的教育意义，有市场、有观众、读者面宽。虽然当时有不少佳作，但大多是刀光剑影火药味、铁血洗礼英雄将。随着时代前进、欣赏水平的提高，要求解放思想、敢闯禁区，在题材上出新、立异、出奇制胜，比如中央苏区时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等，当时就属未开垦的处女地。

20世纪70年代，舒龙去兴国采访，为创作大型歌剧《长冈红旗》收集素材，有幸拜访到一位劳苦功高、一身传奇故事的红军老干部——当年中央苏区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总局江口分局局长姚名昆同志。3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围剿”和王明左倾路线的破坏，赤区经济恐慌，姚名昆受命于危难之时，在红白交界的封锁线上的赣县江口圩，办起了外贸局。江口，有如现在的香港，人人都可以在那儿做生意。苏区制定正确的开放经济政策，吸引白区商人，利用广东军陈济棠，打通了钨砂出口途径，与外国人做生意，这样，敌人的经济封锁打破了，苏区进口贸易发展了，苏区的经济出现了新局面。这段历史，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苏区工业》里做了记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重温这一题材，发现当年苏区在毛主席领导下，大抓经济，发行建设公债、筹集资金开展外贸，与三中全会后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政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说明我们有抓经济建设的光荣传统。同时，这一题材，新鲜奇特，有着浓郁的乡土气。

经过酝酿，他于1979年底构思了《封锁线上的交易》故事大纲，并向领导及合作者作了阐述，当即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为了写好该剧，他先后查阅了三四百万字的历史资料，还到北京拜访了中央党校原顾问、当年中央苏区国民经济部长、斯诺与毛主席长谈的口头翻译吴亮平和当年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局长、国务院原顾问钱之光。后来，还去了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向经济学家和理论权威专家采访求教。1980年，他拼搏了两个月时间，写出初稿，并请首长、权威专家和当事人审查指正。从初稿到拍成电视连续剧，长达四年，改了六稿。

舒龙说，《封锁线上的交易》拍成了电视连续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省委有关领导为该剧生产作了批示。省广播电视厅将该剧列为新中国成立35周年献礼剧目，在很短的时间内筹备成立了剧组。特别是张仁川导演，还有演员方化、尹学智、王戎等创造的角色栩栩如生，把戏演活了。整个摄制组在瑞金、寻乌和九江等地抢景拍戏，晚上蚊叮虫咬，白天暑气蒸烤。美工师们制片，在不花钱、少花钱的情况下，保证了该剧的拍摄完成。此片最大的亮点是全剧的配音都是由上海译制片厂的名演员乔榛、童自荣、伍经纬、丁建华、李梓、曹蕾、刘广宁担任完成，精彩绝伦。

1985年大年初一，《封锁线上的交易》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开播，这是舒龙第一次搬上荧屏的作品，也是多年来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春节播放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

之后，江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舒龙的另一部作品《贫穷的富翁》，并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后来，他用了三年时间采访创作了四集电视连续剧《赤都财魁毛泽民》，该剧由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1991年7月1日，这部苏区金融题材的电视剧，被评为优秀电视剧，参加中宣部、文化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纪念建党7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

《赤都财魁毛泽民》剧照。

如痴如醉

一部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离不开创作者多年的积累，而舒龙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听他谈创作，谈锋甚健、滔滔不绝，许多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趣闻、珍闻轶事他都可以娓娓道来，因为他曾遍访了赣南革命旧址与遗址，研读了汗牛充栋的红军史料，搜集了丰富的鲜为人知的革命典故。

在舒龙家里，满满一屋子的书让人惊叹，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当年，为搜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大将和一些革命领袖人物传记，舒龙在王府井大街转悠了一天，又从西直门寻到永定门，从红庙找到玉渊潭。半路上，租来的自行车漏气，走得他汗如雨注，腿肚子直打颤。几天下来，客房抽屉床头床上都被书占了位。邮费涨价，舒龙心疼钱用木棍挑着两捆书赶火车。好不容易从公共汽车上挤下来，“哗”地一声，书全散了架，花花绿绿撒了一地。尴尬之中，再也顾不得什么脸面，解下皮带做了绑绳。到长沙站，超重罚款30元，30元可买几本好书，至今他还耿耿于怀。

在书架的一角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采访本，舒龙笑着说，这只是冰山一角。在一本采访本扉页上，舒龙写下：“蚕死茧方白，蜂勤蜜自多。”这不仅写出了他创作的执着追求，也饱含多年辗转奔波辛勤笔耕的辛苦。

搞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最困难的还是深入生活，挖掘创作素材，寻找核心故事。花费大海捞针的功夫，舒龙一句话道尽甘苦：为创作电视剧《赤都财魁毛泽民》，为塑造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与毛泽东、毛泽覃“毛氏三兄弟”的人物形象。他进北京、走武汉，找当年和毛泽民一道工作过的老干部了解情况，素不相识的还得先拐几个弯，设法找到其老部下、老战友或亲属，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知情者。有时好不容易弄到一张私人介绍信，千里迢迢登门拜访，还得保佑碰上一位随和的接待人员，否则怀疑你来路不正或动机不纯。

1987年7月，舒龙到“大火炉”武汉采访毛主席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住地到采访地来回近三十里，老同志因病每天只能谈一个小时，医生在旁边守着。乘车怕误了严格的约定时间，他只好骑着租来的自行车，顶着烈日拼命蹬。一百八十多斤的体重，没几天就掉了七八斤，中暑时头昏脑热，连面条都吞不下。半个多月下来，他那“将军肚”足足小了一圈。

创作《赤都财魁毛泽民》时，他从搜集题材到动笔写花了四年时间，三上京华，两去潇湘，八易其稿，方才完成。

好评如潮

“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的播出，好评如潮。他的努力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

曾接受舒龙采访，并审阅剧本的吴亮平，在看了完成样片时，非常兴奋，亲自撰写并在影视评论期刊推荐《封锁线上的交易》：当年的中央苏区，可以说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经济体制改革，人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依靠的是什么？请君去看看《封锁线上的交易》！

赣南师范大学教授赖伦海曾撰文，三部作品分别从三个角度描写了中央苏区时期经济战线的斗争生活，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可歌可泣的荣誉，是一组有结构性意味的三部曲。《贫穷的富翁》写一位红军基层司务长为保住部队的财富而历尽磨难与艰辛的故事，突出的是一个廉字；《封锁线上的交易》写中央外贸总局下面一个分局的局长，大智大勇，敢于和善于搞活财路的故事，重心是在活字；《赤都财魁毛泽民》写中央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侧重表现高层对贫弱的苏区经济的宏观调控，核心是一个管理的理字。这样，就构成了作家对苏区经济生活下、中、上三层，廉、活、理三个重点的整体性把握，呈现出一种试图借助影视的功能，复活那个过去了的时代生活的创作意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舒龙这三部并非有连续性故事、有贯穿始终人物的作品，称为“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

缪俊杰曾在文章中说，在众多从事红土地文艺创作的艺术家中，舒龙是效力最勤、实绩最丰的作家之一。就从他的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新作来看，无论是描写红军事务长龚瑞金为保护两箩黄金历尽磨难的电视剧本《贫穷的富翁》，还是描写中央苏区贸易总局三江口分局局长苏兴国机智地打破国民党封锁进行贸易的电视剧《封锁线上的交易》，或者描写毛泽民创建国家银行、统一苏区货币、理顺苏区贸易的电视连续剧《赤都财魁毛泽民》，都很鲜明地体现了舒龙的艺术见解，也显示了他在影视创作方面的才华。舒龙在创作方面的努力应该受到重视。我相信，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探索，以红土地文艺为旗帜的创作流派，将会以绰约的风姿屹立于中华民族新时期的文艺之林。

《封锁线上的交易》剧照。